



却

氏

却

福

壽

生圖

宣城梅閣

章書



祠墓圖引

常讀

愚菴公譜例有曰丘墓所在  
必詳書其縣其山其原使子  
孫知其處竊疑父母體鬼之  
攸居寧有失其處而不知至

求詳于編簡之末者及觀孔子合葬于防事因念鄆大夫之賢仕於宗邦顯矣雖嬰弧中落而數十年間故人遺老宜有存者矧聖如宣尼以其智且將撰幽遐燭微隱而無

難乃於先人一杯土失之向非駐輻孔道見示途人是終不得合厥妣於考壑也其貽聖心感豈有既乎於是知公言非過而其為孝子慈孫計至深遠也獨是寰宇察廊山

河渺茫縱使有之必書之  
必詳然而縣不一山不一  
原不一塚碣字蝕於莓苔  
楊花落而無語孝子慈孫亦  
何自而知其處勲用於繪像  
之後浪列為圖凡屬之尊而

親賢而達者皆在焉得若干  
幅大而岡巒之體勢小而封  
植之參差以及池亭表誌之  
所存燦然莫不畢具披覽之  
餘不啻身歷雖復時代既遷  
陵谷多變孝子慈孫從而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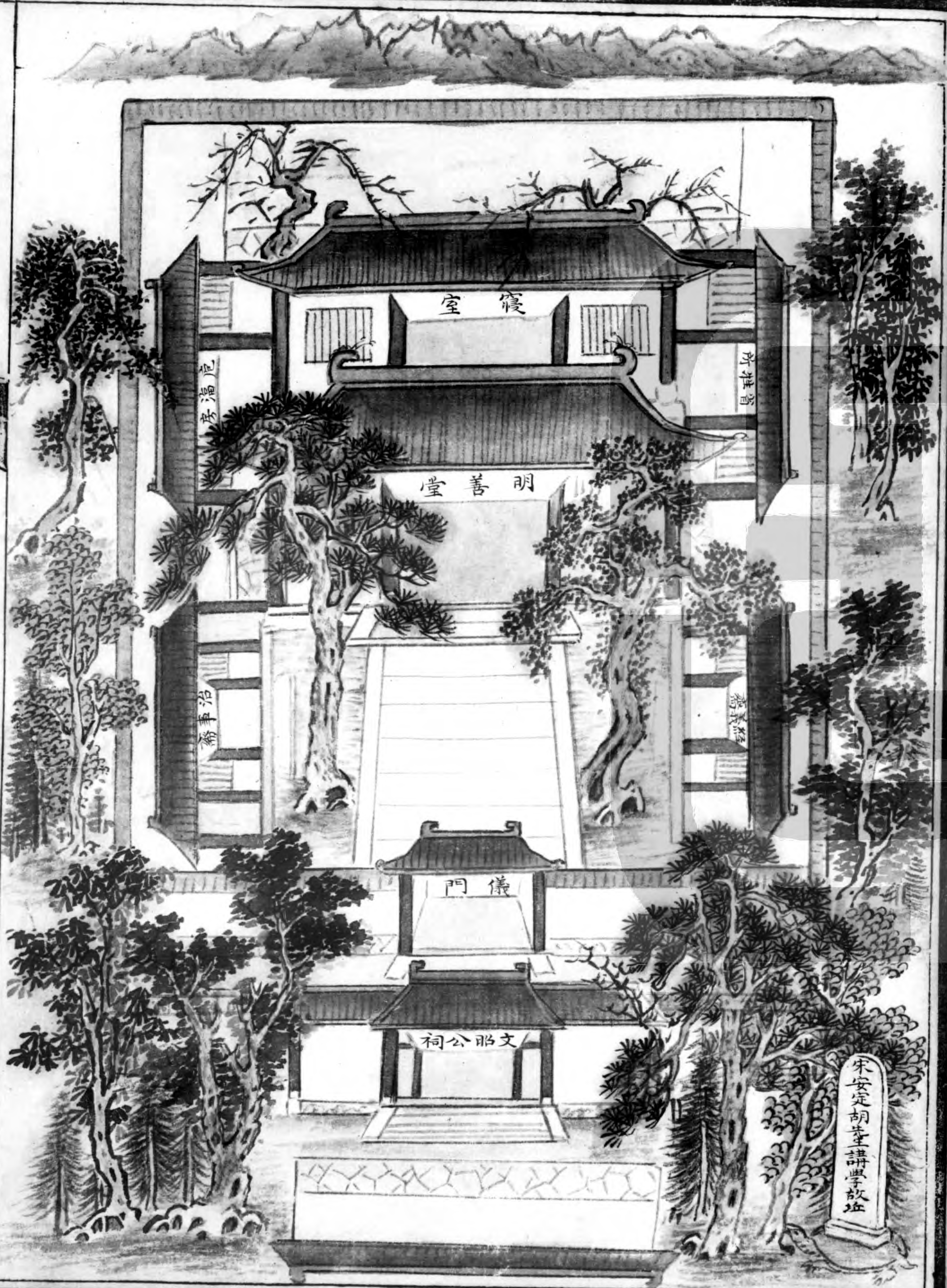
得其所在於斯猶有賴乎至  
於廟寢之制享祀之文尤先  
靈所從以安侑者奚可忽也  
績而成帙後賢是望倘謂於  
佳城之鬱蔥夸規制之宏麗  
而以為觀美焉是世俗之為

豈勲所以尚紹

愚菴公之遺意歟

康熙戊午嘉平月朔商孫忠

勲謹識





祠堂圖說

祠之設宋熙寧五年湖守孫公覺公之高弟也上疏請於神宗建先師安定書院帝從之詔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論文曰學宗孔孟教行蘇湖有體有用斯文範模卜地於學宮之偏右祠堂三間繪塑像容前廳三間堂名明善東西廂房即經義治事二齋也齋戒有潔所庖湍有廚房儀門高敞大門三間內樹檜栢外繚垣墉巋然煥然矣淳祐五年太守蔡公節於城西報恩坊官地宏擴其制創屋楹四百七十置禾田一百畝禮請雙峯饒先生九峰蔡先生講藝至元二十三年祠院為廣化

寺僧占據山長輩從先生之像於游氏亭中三十餘年繼守許公師可即城北觀德坊創祠五十楹我明太祖洪武二年重修會典云安定書院存其廟貌存其祀典俾有司歲設門子以供灑掃宣德改元巡撫大理卿熊公概重建書院天順改元大恭黃公譽重修書院郡守岳公濬命烏程令翁公經增添房宇置辨祭器以永祀事弘治甲子郡守何公顯移文泰州取裔孫嘉靖三年巡撫右副御史陳公鳳梧重脩書院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龐公尚鵬大為修葺祠坐歸安縣濟州界地方本縣歲僉門子一名役銀三兩具載議處成規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儒學教諭長洲文嘉謹述

謁安定胡先生祠

孔澤既沉響師傳日荒涼  
嬴秦事法律隋唐競詞章  
漂流迨五季一軌趨猖狂  
天未喪斯文宋運逢其昌  
表胡夫子應期生海邦  
學能兼體用譽用徹朝堂  
出為天下師英賢滿門墻  
淵源啓宋學隆盛追虞唐  
高岡生梧桐朝陽鳴鳳凰  
曰惟夫子功日月可爭光  
生有益於世苑合祀於庠  
垣宇既以飭廟貌六輝煌  
衣冠拜祠下告之一辦香  
三山陳源清題

喜安定書院重葺上王郡侯

尚慨文壇古迹蕪先生廟貌幸垂圖  
千年道骨雖歸土

一代師模復起湖荒草涸魚無惜  
月梁風稍有人扶

漿薦匪追前烈歲久惟公踵後跌  
沈溥拜題

謁宋天章閣侍講胡安定先生祠

再拜瞻遺像荒祠古樹陰  
蘇湖體用學朝野聖賢心  
隨鑄匡時器分方振鐸音  
至今傳海內在在重儒林

侍御舜原楊公按部如皋謁安定胡先生祠愷然有  
崇儒迪教之意遂勅有司勒石樹碑大書宋安定胡  
先生講學故址立於祠之左惟是表章先賢如臯  
勵後學意甚遠也堯勳承事始至曰思安定為如臯  
人固私慶幸謂此邦有若先賢典刑不遠可以風矣  
比謁祠則見新題始耀丕彰文獻以俟百世而不磨  
士之生斯土者蒞斯邑者不有覩芳刻而懷賢者哉  
嗣今以始尊乃學範乃模黜浮以雅刻偽以真將必

有淵篤如錢藻純剛如孫覺直温如范純仁簡諒如  
 錢公輔者出而匡時鎮俗以翊聖明不亦偉哉又不  
 有衍湖學而伸之益求中正之歸以究聖賢之學者  
 哉雖然握其機而轉移之者師儒之責也宣上德而  
 布之民者縣令之責也神其術而振作之則固吾巡  
 公教化之餘也勲下吏不敏懼不克承公之命謹拜  
 揚道教以詔多士并以公謁祠詩一章刻於石端

郝總管興復文昭公祠堂記

牟應龍

隋唐以來學者尚詞章遺經術宋慶曆間安定先生胡  
 公始以體用之學教授蘇湖一新舊習朝廷詔下湖學  
 取其法為太學法召為國子監直講四方英俊爭來受  
 業程子亦在其中伊洛之原蓋自此始先生卒塋於湖  
 州何山晉何楷讀書堂之右蔡忠惠公襄為之銘歐陽

文忠公修為之表可攷也郡以先賢體魄所藏視護惟  
 謹立祠堂樹松檟每歲春秋守貳以下至於生徒皆出  
 郊上塚以為盛事蔡侯節又捐已俸即城西官地建書  
 院以祠先生請奎畫以表章之至元間墓地忽為隣僧  
 所奪毀其屋伐其樹碎其碑藩焉以絕省掃之路廣化  
 寺僧襲是跡而動白晝率其徒數十人突入書院逐諸  
 生而據其屋像設寓於游氏小亭數年士子求直於有  
 司行省數命渡遷而僧悍然不顧許侯師可遂買屋遷  
 之城北隅墓地固未暇問焉馬侯洵銳意渡之弗果僅  
 立祠瘞衣冠於曾玄墓上歲望拜而已郝侯始至謁先

生祠詢知顛末慨然曰守土之職風化是先先墓之墓未復事有大於此者乎即欲復之而未得其間會經界行有土者皆得自實侯喜曰此機不可失也亟與達魯花赤迭理密忒正議謀遣歸安宰李拱辰山長嚴與敬往視寺僧集衆拒之不得前侯躬率屬官往喻以理僧知墓非寺地始歸之書院遂命甃其營域繚以垣墉揆日之吉偕同僚友諸生行釋菜禮廉訪僉事撒德彌實巡部至郡美其事大書安定胡文昭公之墓八字使刻石置之塚上墓之失三十餘年前是為守者屢欲復之而不能侯談笑集其事自非見之明行之勇不怵於邪

說不惑於浮譚其孰能之不寧惟是凡郡政皆然惟公而當理故足以服人爾侯累任風憲常有澄清天下之志於一郡乎何有蔡侯始建書院時諸生即畫像而祠之許馬二侯曰列其次侯復先生之墓其功尤大於理宜得祠侯固不欲而衆志不可遏乃相與肖其容於絹素而屬記于予焉侯名鑑字子明廬龍人世擢科第名族也

重建安定胡先生祠堂記

周述

自孔子之教微而士尚文詞舍經術靡然趨于功利而蓋仁義漢唐號為極盛雖有蕭曹房杜之賢而治卒不

能哉於三代豈非其急功利而遺經術歟至宋慶曆明道之間輔以韓范富歐而復有安定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三先生為天下學者之歸其視漢唐蓋盛也方是時獨安定先生在湖學教導之法為甚備于是士知尊孔氏本經術陋文詞恥功利而急仁義一旦滌其弊習而遂歸於正故當時被其教者隱然皆為名臣而治幾於三代豈非行之以躬而教之有其本歟先生有功于世亦大矣先生歿雖已久而流風遺韻猶有存者宜湖之人思之至今不忘也湖舊有先生書院在郡之城北前守蔡節淳祐五年所建至元二十年知郡事許師可

又新而大之國初翼然猶存久乃傾圮郡縣以非政教所急莫有能渡之者宣德初今御史熊公概嘗以大理卿往撫兩浙所至求先賢之遺修復之以先生書院在湖廢且久乃慨然曰政孰有先於此者乎遂下郡縣鳩工度材即其故址為祠像先生其中以事之於是享祀有堂燕休有舍庫室牲庖咸各有序又外繚以周墉門其中以通往來宏偉鉅麗有加於舊歲之春秋郡縣長佐偕學官弟子以薦奠其中湖人瞻望咨嗟然後知先生之為世重如此嗚呼先生之教於湖其學足以淑諸人名足以垂於後祠雖不繫于存亡然入嚮仰之使得

至其祠觀其像而拜焉安知不繇此而興者乎是則祠固不可以無也蓋當其傾圮頽敗之時不有以振起之將不至遂廢乎此公於世教可謂大有功者也既成則以書幣并其舊刻遺述俾記之夫以先生之教與公所尊先生而能修其政之所不及是皆可書於是也不辭廁其事以列于石使後之覽者知其來有所始焉

文昭公書院記

皇甫湜

安定胡先生嘗為蘓湖教授蘇學之興文物之盛實自茲始當宋慶曆天子慨然思治而時未有建學雅度踈濶未習滋華益與道遠先生倡古法於湖貫學與政而

一之以明體適用為事設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史稱先生科條備具以身率先嚴無惰容故一時作育之懋至逮譽人主取法國學固宜也蘇學故有安定祠在講堂之左相傳為元祐中所創迄今承祀無改嘉靖癸未天水胡公續宗來守蘓郡治先理化敦崇表勵恒若弗及一日徘徊學宮顧瞻永懷曰先生有祠以先生之教不忘德澤在人也祀固有報而學可無勸矣學宮之南有堂焉實嘉會廳之舊後廓益備幽深顯厥公曰以為安定書院設先生之主於堂旁廡翼如次復兩齋揭而書之於是擇諸生之秀異者養習其中萃止遠迤登降顯

顯游其地思其人迪其教席間函丈詳論開說恍若揖先生於聲容之外士克和又政以大洽夫民性之恒治古之善其在人心千載一揆顧有所啓其端而後興其隆也有所托其傳而後久先生能興其教而教非亡于昔也公能舉其隆而教非強乎人也道一也亦以入污隆焉耳使公仁心不遐德澤不竟乃今象設輝煌春秋薦祝習昵為常雖陟降時享而軌弗著豈所以為先生重哉人才國運每相盛衰安定之教復于廢墜之餘其必有安定之凌出焉簡諒純明時舉於朝以贊休美下之觀望威儀亦有知其所自者公始肇之矣今之守若

令競於末節學宇荒陬有不暇瞻者若公以教而為治因舊而為新禮不襲而義暢惠不廢而業廣皆可書也歲丁亥公拜山東左叅之命行有期猥屬諸生洵作記以列盛美繼公而作將有考禮敦秩者夫祀必有配也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重修安定胡先生祠堂記

林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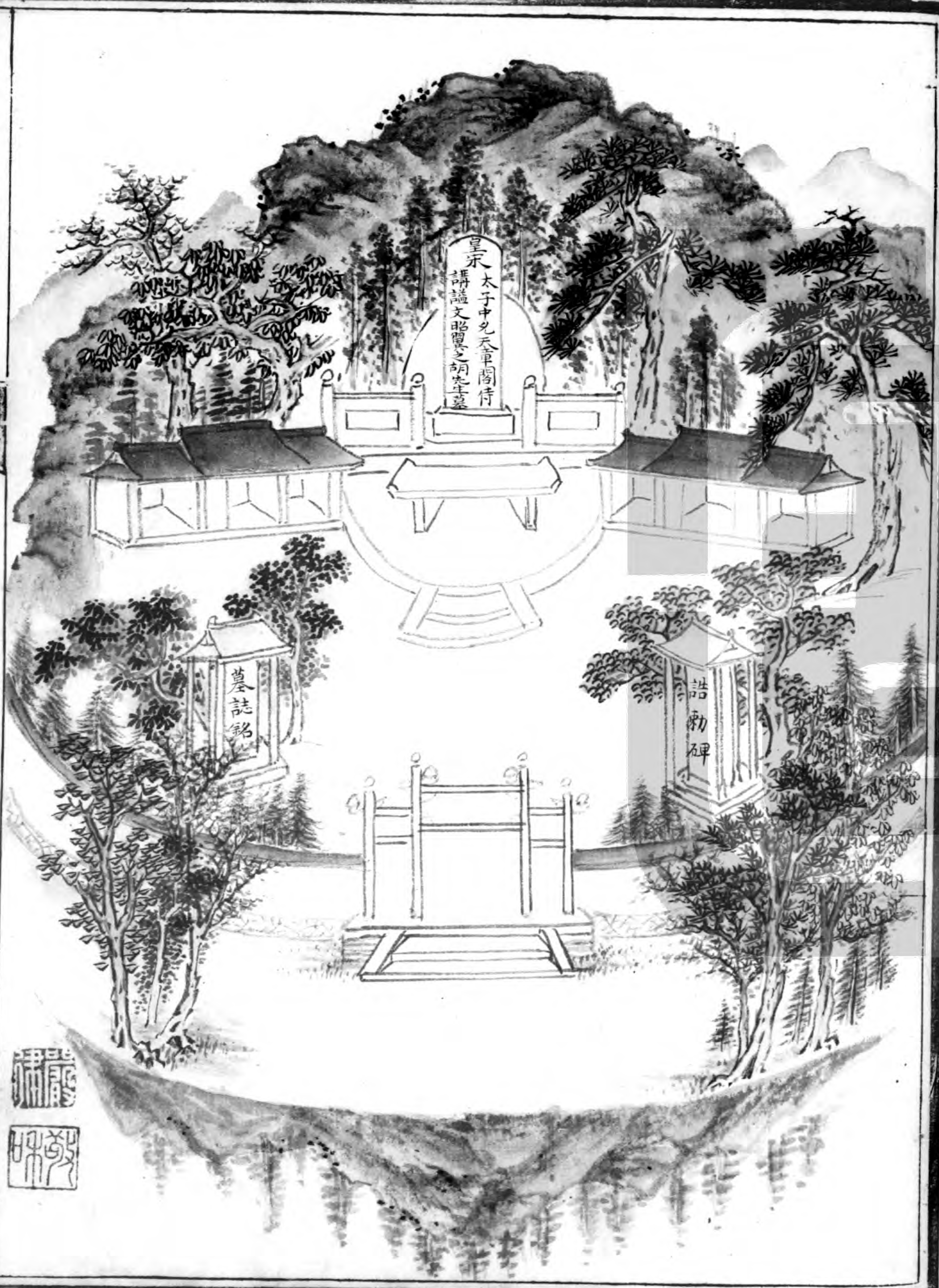
宋安定胡先生郡之東臯人也其德行文章成物濟時之功傳海內而流無窮者蓋自有本非僅行教於蘇湖耳至于今而人思慕之鄉里之風聞漸被者殆有甚焉以其心之同也夫惟人心之同則在人猶吾在古猶今

不以時異勢殊而泯追崇嚮慕之誠也是豈先生之神昭靈於後哉蓋嚮慕之至而如見時之則凡生於其心發于其政重其道而思善其鄉人者自不容已也嘉靖戊戌冬巡按御史舜原楊公駐節謁先生之祠而嘆其荒且隘也進縣簿曹君依師司訓詹君仕顯何君蓋曰先生之生是邑有宋斯文之始也爾有司多士之仕學於鄉者得無追崇嚮慕之誠乎新其祠以寄思述其學以濟世固成俗化民崇德象賢之責也聞黎尹且至矣其將為吾語之樂溪黎侯至其追崇嚮慕之誠猶舜原也舜原助贖金若干黎侯義處者倍之門堂寢室視昔

有加巍乎煥然且稱安侑仍以義經治事名齋恐學者岐而二之也構崇一之堂以一之若謂經義心悟也讀者不可滯于言治事實用也學者不可離於事所以名之者蓋就其質之近似成之非專於一也否則循循雅飭不問可知者豈言語文字之學哉當有不言之教入乎其心同心之感不聞亦武者矣經義治事亦成德達材之科條云耳曷足以盡先生之大耶是役也始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終于己亥三月十五日不勞於民不傷其財凡所以祀先生者仍舊不移又擇先生之子志康志寧配享親親也夫禮以義起道待人行使舜原樂溪



之相遇於今而從政立心者或相左焉則亦上下相循  
 簿書相期而已若此風教之舉人心之勸振高義而淑  
 後生者胡能以暇及哉予知有司之繼至者將推顯而  
 有為多士之尚友者將反求而自得矣况入先生之里  
 思見其成出其後而懷鄉人之愧乎則粹然之發于政  
 油然而生於心者當自忘其倡且和矣我公黎侯之相  
 與有為也不深於有俾風教乎舜原名瞻蒲坂人樂溪  
 名克勲樂至人義當特書者也故為記



胡文昭公何山墓賦

宇文諒

環茗陽之諸山蔚金蓋之深秀綠靡以旁圍青遙而橫  
 哀擅奇勝於覽觀紛應接於左右晉賢何楷於焉  
 讀書爰守是卯以游以娛山曰之以得姓人已往而遺  
 居是猶墅之有謝溪之有剡者乎觀其修林蔽日群峭  
 摩天表金峰以前拱擁青塢而旁連步錦障兮雲麓聆  
 琴筑兮澗泉是雖地設實乃天然靈祇獻瑞梵宇扁禪  
 閣流丹兮鳳翥瓦浮碧兮鴛聯華鯨鍾以響逸清磬發  
 而聲圓挂玄猿於蘿磴棲白鶴於松烟若乃峯迴踞轉  
 繡錯綺縮道場之勝境實相屬仰徹兮雲峯頽窺兮幽

谷羅幡幢兮杳靄韻檐鈴兮斷續岩花兮紛紅澗草兮  
 駭綠信造化之鍾秀寔吳興之所獨是以梁則吳柳宋  
 則蘇仙或餞客以成咏或游弔而綴篇或載以圖經之  
 舊或囋於金石之堅悉班班而可改名與山而俱傳惟  
 吾文昭倡道湖學振文鐸於東南羅佩衿之森若徹琅  
 音於冕旒於棖楠封馬鬣於雲根山含輝而  
 蘊璞至于春禋致祭卯侯蒞止粲文物之洋洋集衣冠  
 之濟：黍稷馨香犧牲豐備嚴恭儼恪罔敢忽易奠餘  
 分昨乃復留憩或暢情於杯觴或寓意於山水垂遺典  
 于不刊實茲卯之盛事嗟夫水不在深兮有龍則靈山

不在高兮有賢則名憫異端之害正遽遺莽于荒榛賴  
天道之好還喜家擅之復青雖興廢之有數絲人心之  
本明雪汚辱於既往思搗穴而犁庭揭體用之昭昭破  
昏蒙之冥、庶安定之何麓絲宣尼之孔林揆愚生之  
質、實有慕乎芳馨讀遺書以私泚每拳、而服膺登  
茲山以聘望增感慨於中心時不可再得聊抒意於斯文

謁安定胡先生墓

蘇軾

仲尼設至教三千尚躬行軻氏聘雄詞楊墨不得傾垂  
法炳兩曜章為萬世程如何鄒魯後汨汨失其真偉哉  
安定叟倡道孰與京深悟一貫旨體用授諸生施教各  
以類誥、盡才英俱成棟與榱致用良匪輕所以蘓湖  
士至今懷令名我來起肅敬為采湖之蘓

過何山安定先生墓

王十朋

去秋游道場俯瞰何山路林泉雖在眼未暇飛杖履塵  
埃泊城市遙望隔烟霧春光忽已半播穀催農務欲作  
弁山行偶逢風伯怒肩輿出城南乘興訪幽趣鳥鳴說  
法地花落禪座書空何公堂水拱安定墓青山看未  
足回首日已暮小谿何處是歸誦蘓仙句

謁安定先生神丘二首

冒鸞

樞衣常恨未升堂百拜荒坵一瓣香道學幾人鳴宋室

數條千古揭虞庠壠頭閒放花春雨原上空飛鳥夕陽  
通祀只今猶闕典皇明禮樂正洋洋

梁棟當年重廟堂至今閭里襲餘香宋家公輔歸賢範  
孔氏規模在上庠原石松楸宜野鶴草深碑碣易斜陽  
蹇予欲步先生武萬里滄溟幾望洋

謁安定先生墓

伯顏

獨憐禮樂名臣墓長占清溪碧浪灣千載文章開宋學  
百年聲譽動吳關青山祠屋樵人識黃土丞嘗典祀頒  
可恠寺僧情太薄寒雲深鎖不教扳

謁安定胡先生墓

劉麟

吳越通京汴文章落紫台河渠千載澤榱桷一時材儀  
古懸樽俎銘深翳石苔衣冠子孫業血食郡城隈

修胡安定先生墓記

張羽

自孔孟沒而師道廢秦以吏為師漢以章句為師惟董  
生其庶幾乎自是以下或師老或師佛至於梁陳靡矣  
隋王通稍振起之而弗大行唐之士大夫亦恥相師至  
韓愈氏獨振起之時莫有知者宋興安定胡先生瑗復  
振起之其教始於蘓湖而行乎天下厥後伊洛關閩之  
學興而師道之盛蓋庶乎先生之功比之江湖可謂濫  
觴於初者矣先生教于湖歿而墓於湖其初擇墓者弗

審乃與佛舍比元初佛教甚盛僧徒用相者其墓不利  
於寺乃踣其墓表而崇神道冀以滅跡諸儒時往省謁  
衆僧鼓譟而出曰吾寺也安得有墓訴吏弗之白諸儒  
不能輒乃瘞衣冠為虛墓歲時望祭久之培得所踣碑  
於土中墓祀復故迨我太祖高皇帝

混一

天下嘗遣吏興賢祠度民田僧乘計帳未定復詭墓為  
寺地四明孫侯成知縣事始發其隱復加封樹前建亭  
堂三間以祀神旁為屋三間以棲守者上其事於朝廷  
詔下復宋元故事秩祀為著令于是戮辱僧徒并寺入  
墓嗚呼墓之不復有司者責也教之不行非吾黨之責

歟觀其墓即思其行與教故吾于復墓之後知先生之  
教其將復行行必自湖始湖先生遺化之國也於是湖  
之士人咸相慶為之詩云儒墨不能相水火不相如弗  
慎厥初乃隣其廬伐樹仆碑盜吾杯土孰知先生不醫  
於墓昔侵今歸昔廢今圖曰維是邦有賢大夫彼虞其  
興此休其廢人之賢愚霄壤不啻維墓之復大夫之功  
維教之行不自我躬仁義禮樂明體適用言行身化夫  
誰敢訟苟墓之復而教勿繇匪大夫之媿伊先生之憂  
吾作此詩歌於鄉校孰為先生吾往受教

重修安定胡先生墓記

王麟

吳興郡道場山之西南麓有山曰何山晉何楷讀書於此故名焉而安定胡先生體魄實葬於是郡邑黌宮縉紳君子景慕先生之文之行自書院春秋致祭之外每歲清明十月節候具牲醴粢盛奠于其所天順改元大梁岳侯璿由名進士任監察御史進秩來守茲郡越明年通政人和恪循故事往奠焉盟薦之頃孚誠顯若陪祀君子視昔尤謹顧其封鬣荒涼榛蕪堙翳慨然欲洗滌作新用安神休乃詢故老爰稽載籍有表思堂碧澗庵乃墓所奉祀先生之處祭田二十畝地一十三段則墓所奉祀先生之資元初皆為何山寺僧占據時書院

山長張蔚葦屢求直於臺省墳墓神道路僅復其舊洪武中遣吏度民田僧乘計帳未定詭墓為寺地烏程令四明孫弘敬始發其隱上書僇其僧燬其寺籍其產令加封樹建亭堂豎碑碣立神道門開淤塞踞構堂二所蓋將追跡表思碧澗之制以奉祀焉昔之荒涼堙翳煥然維新是舉也足以慰君子之仰瞻妥靈光於幽遠雖侯之舉廢修隆百分之一端而於名教關係之切則重焉他日侯政成秩滿天寵重加繼侯而任又在偉人修葺源源經久弗替則先生丘壠光華實同師範光華亘宇宙而莫既吳興附郭儒紳相率請言以紀其事予故

次第而書載歌辭一章以贅諸後庶來者歌之緬想先生於百世之上同樂乎太平鳶飛魚躍之化其辭曰  
企先生之道大兮實後進之鴻模瘞體魄於何山兮  
聳丘壠於方郭修堂堦以獻奠兮覩顯邛之有孚昭  
靈貺於紫清兮來雲駢于坦途用孔孟之謨烈兮開  
育聳而敦乎其簿吾濟何幸兮得生寓于蕪湖挹清  
光於百世兮假椒漿而奠乎生芻偉明哲之急當務  
兮誠千載之良圖慶師儒之點化兮蕩淳風于洪鑪  
復脩安定胡先生墓記  
湛若水

嘉靖四年吳郡太守馮君曾始蒞吳郡乃考圖志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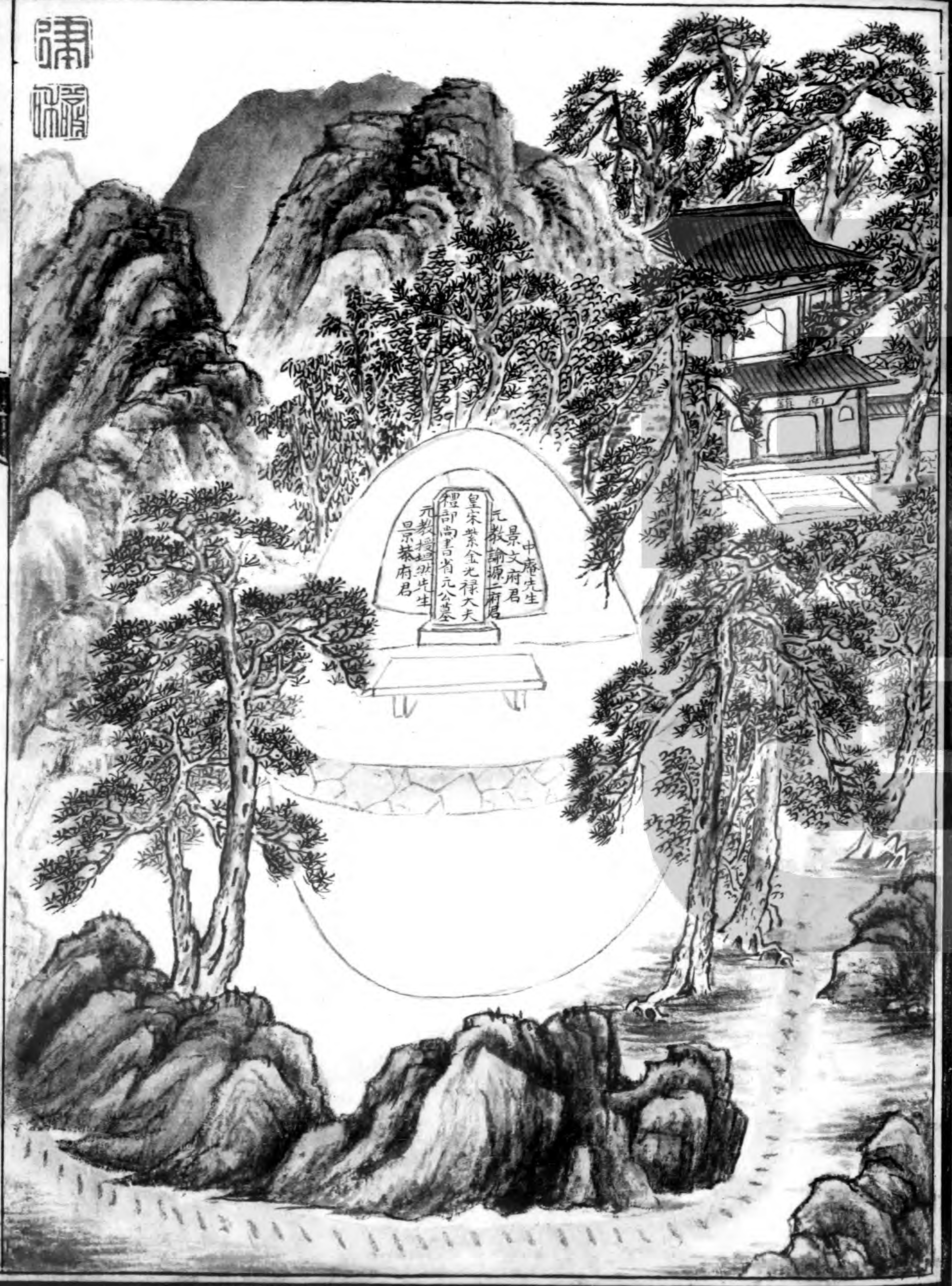
知何君亦尹曰昔在有宋泰州胡翼之安定先生來教  
蘇湖今湖郡人士知禮義之方者皆蒙其流風所及也  
吾等實嗣教養可忘其所自耶乃誓於里正曰其墓在  
何山麓者其守墓之田若干畝在某里某里者若干畝  
其恣以白予爾所不白則有恒罰于是胡公之裔孫聯  
芳者以墓見侵之狀白於府府盡得其狀田盡復而墓  
可守中丞陳公鳳梧撫臨至郡躬謁其墓祀高堂之地  
壞命新之乃并重封其墓而增祀焉繇是過斯墓謂守  
令者曰某水利某農桑乃此公治事齋之遺也又曰某  
書史某文藝乃此公經義之遺也齋不亦可乎又謂田不

可以無識乃曰何君以謁於甘泉子識之或曰何以識耳曰存田也曰何以存田也曰以存墓也曰何以存墓也曰以存先生之道也夫田存則墓長不荒墓存則人常思賢故田存斯墓存墓存斯先生之道存先生之道存斯人士率教人士率教斯聞訟不興聞訟不興斯鄉井和睦鄉井和睦斯休徵薦至而百穀蕃庶守令之職也或曰先生之道久而隱矣如欲存田存墓孰若明先生之道訓邦之人士俾慕而親焉則墓田可不守而永存長如先生之存耳則盍考其世矣乎甘泉子曰自安定先生之世而流傳先生之教道者已失其真而貳於

孔門矣豈真失也哉夫孔孟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目乃即因材成就者記之耳豈聖人無類之教端有四哉若安定先生者當伊洛之學未興而聲賦駢儷之浮華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為任而士翕然從之以復于本質故一時士習變化馴馴雅飭不問可知為弟子也苟非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存乎其間其能若是乎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乃曰其材而成者耳人徒見其士習變化而科條具在則以為先生之道盡在是耳達之朝廷播之天下以為式法豈不盛哉何也蓋其所謂科條至今猶存也而馴馴



之化遂不可復何歟誠心之感非教法之善也斷可識  
 矣夫聖人之學心事合一者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也  
 體也治事所以發其心之用以達諸其事者也用也體  
 用一源也而可以貳乎哉此則或者先生立教之本意  
 千百年人莫知之子幸神會于心之同然者敬為湖之  
 人士言之俾先生之道人人明于心而墓田可不守而  
 自永存矣越五載而識文成今繼馮君而治者萬君鵬  
 也其尚馮君之志而嗣修之以惠邦之人士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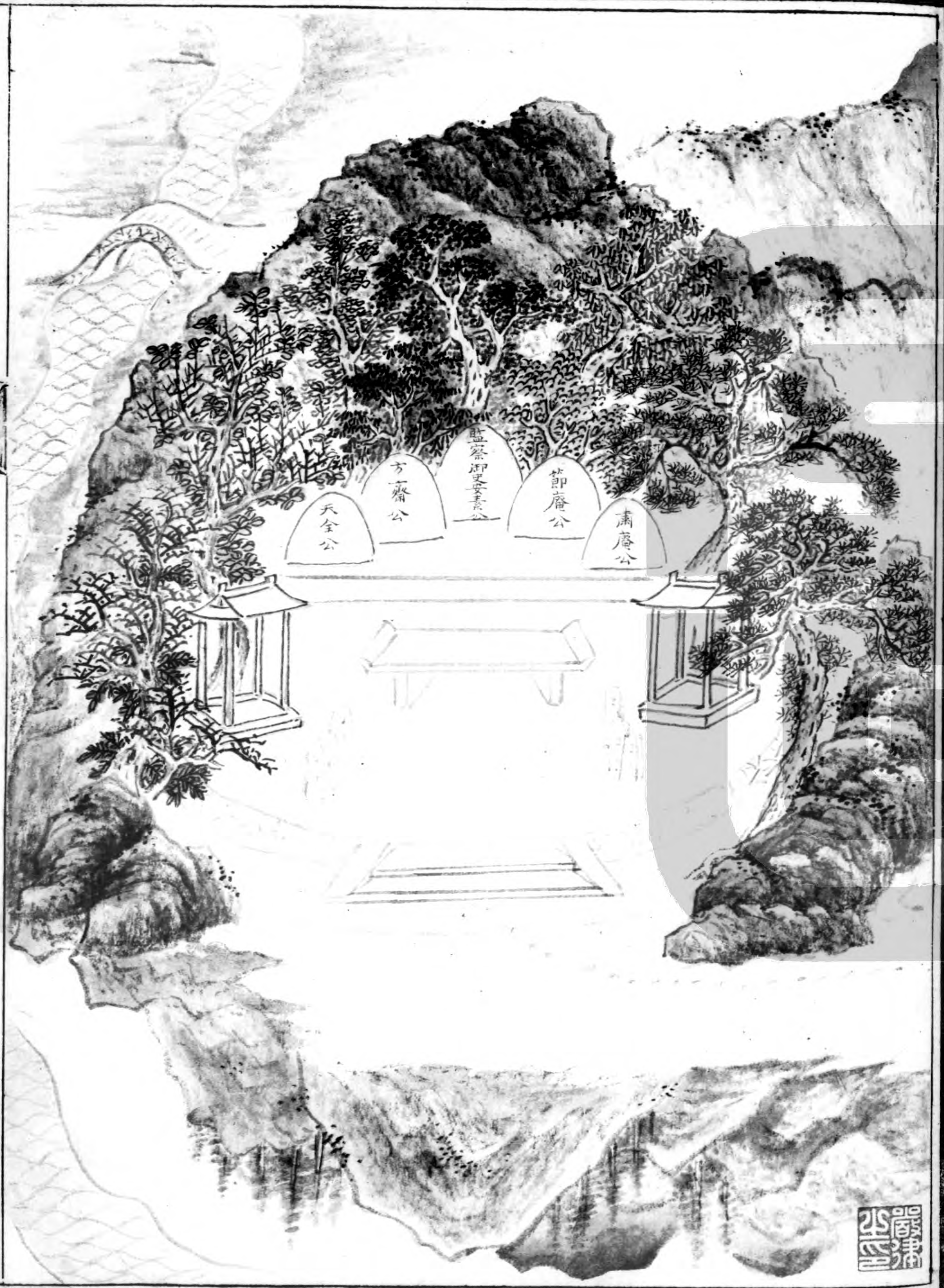


中庵先生  
 景文府君  
 元教諭源之府君  
 皇宋崇寧元光祿大夫  
 禮部尚書省元公墓  
 元教諭源之府君  
 景文府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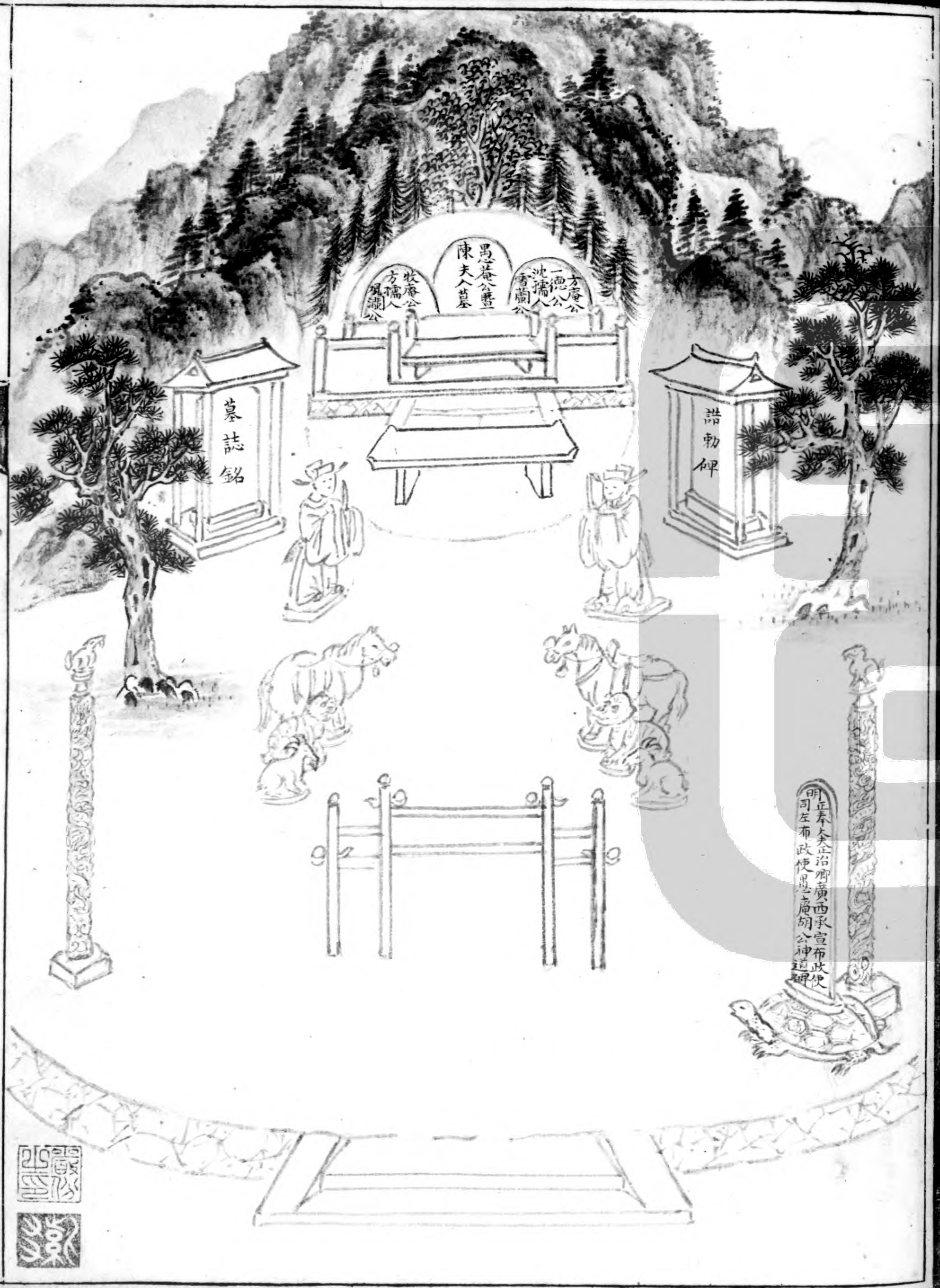
肅  
 肅

嚴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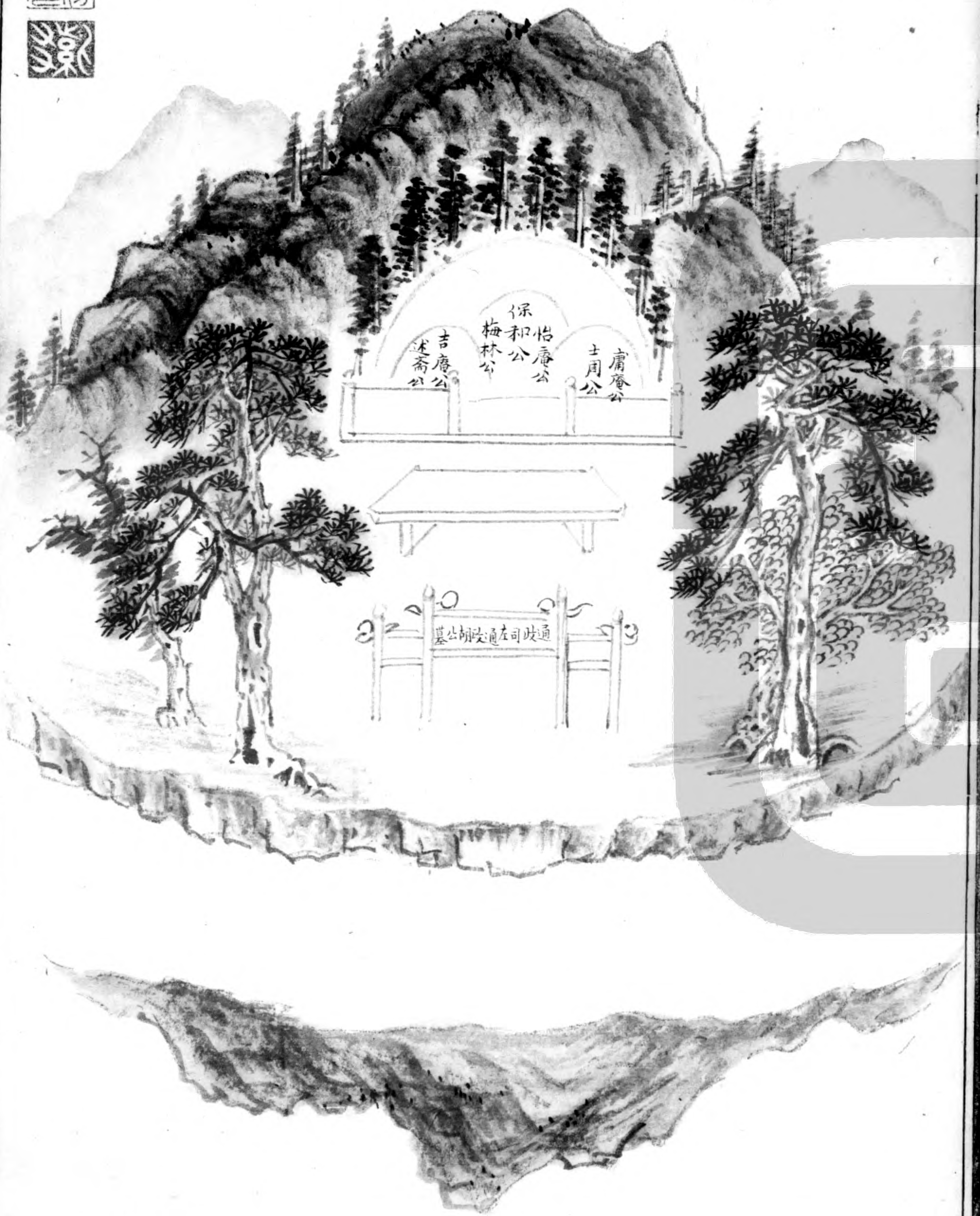
芥野堂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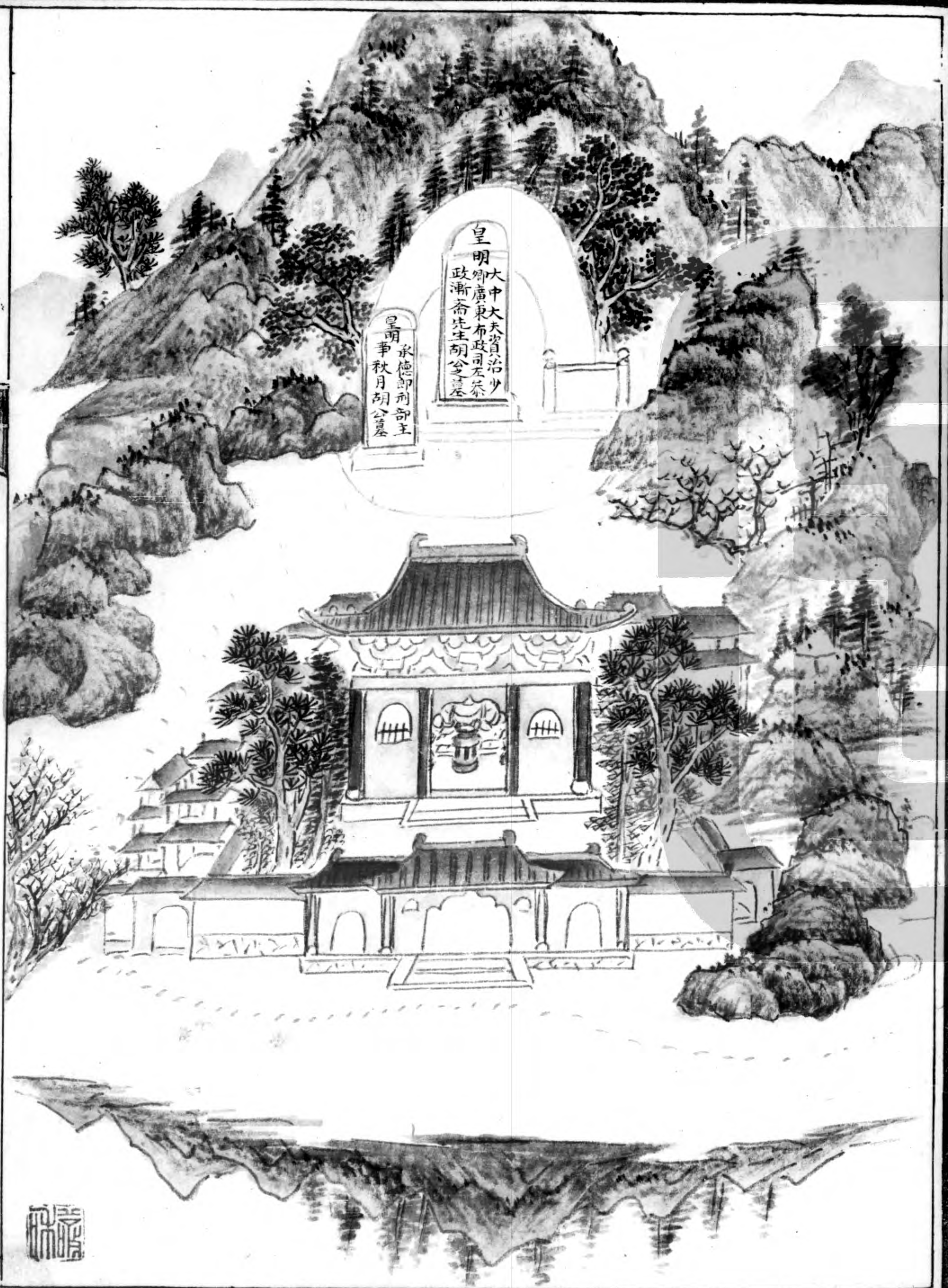




胡氏家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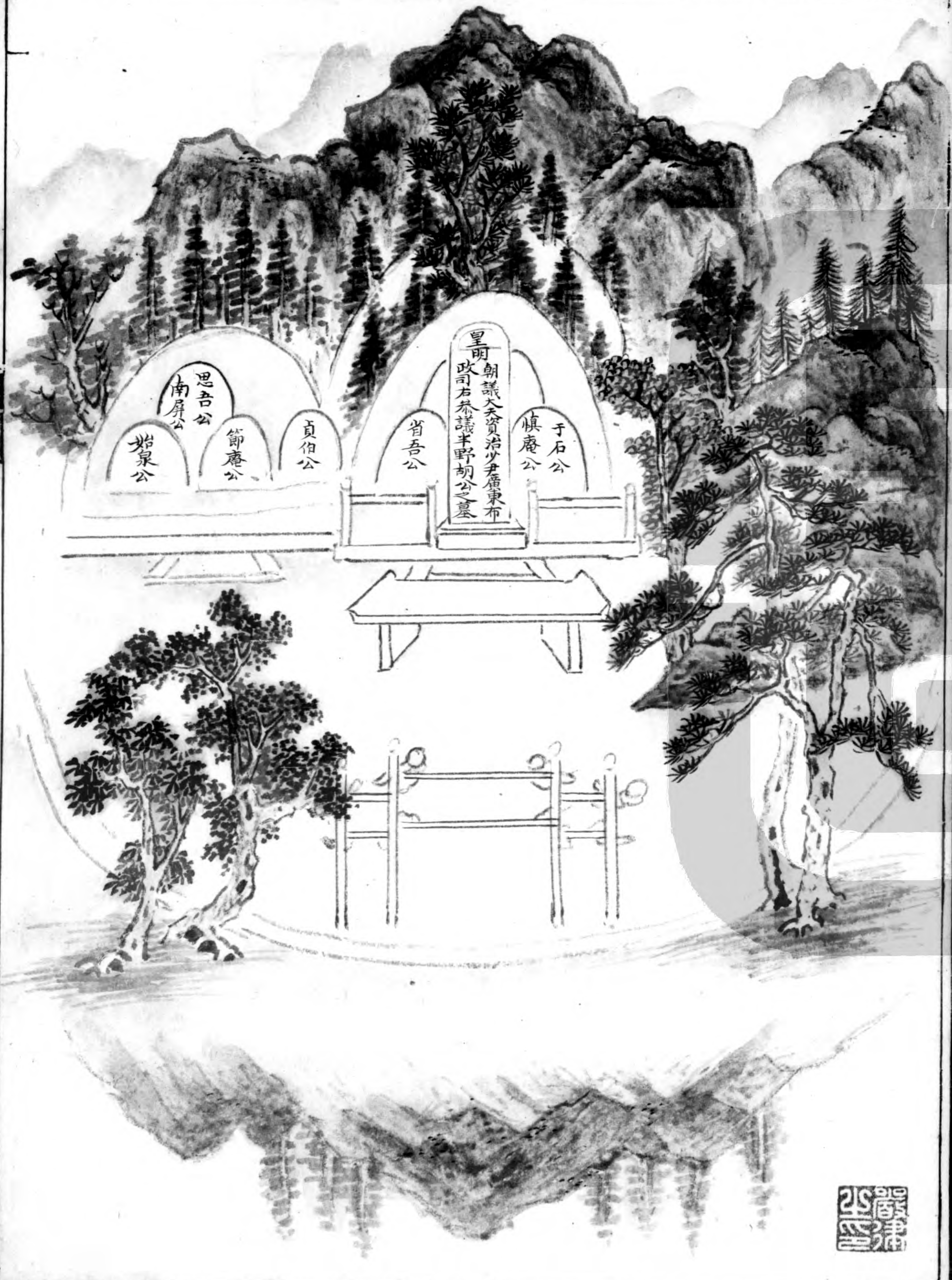




皇明大中大夫少詹事  
 政漸齋先生胡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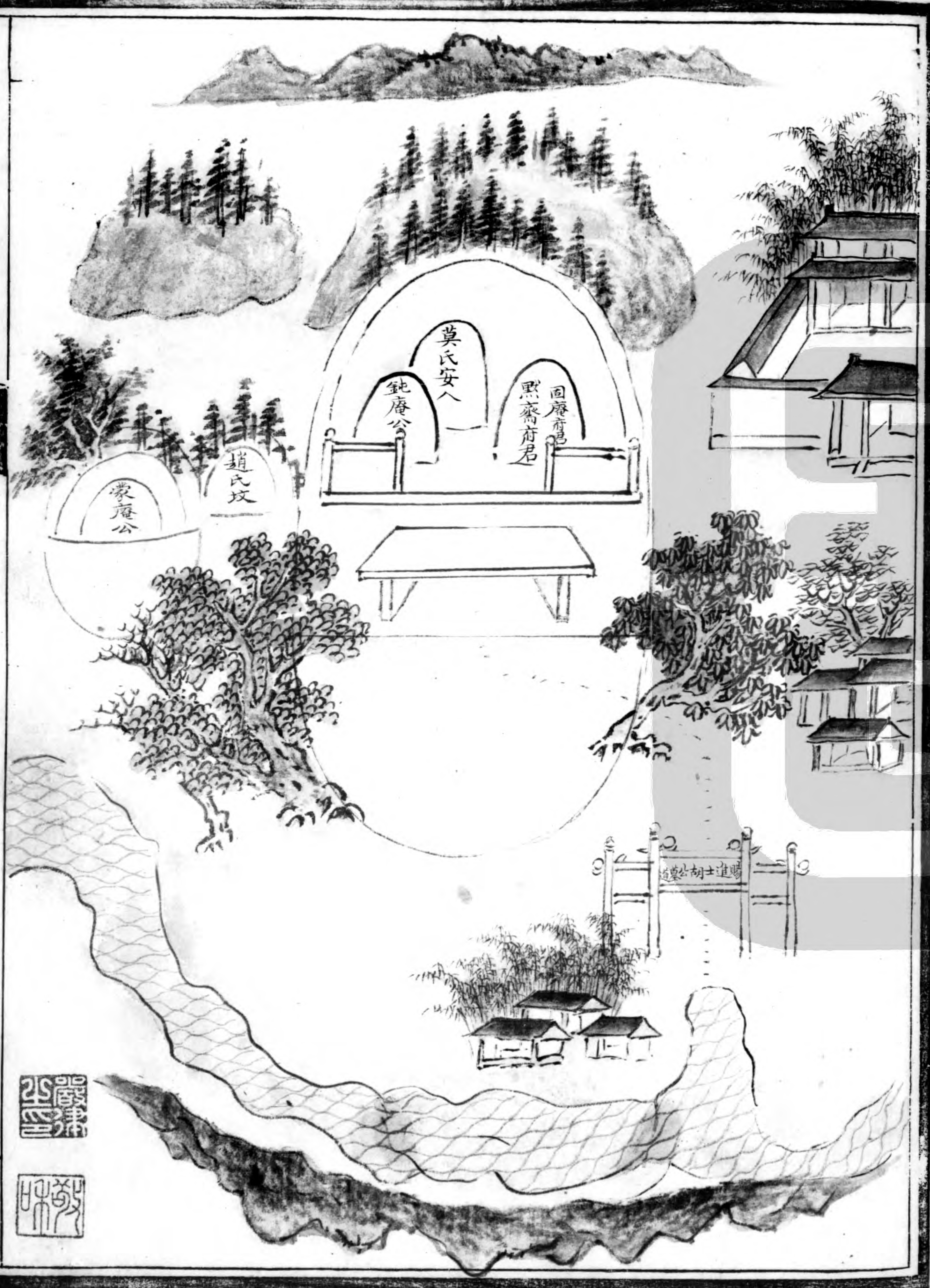
皇明承德郎刑部主事  
 華秋月胡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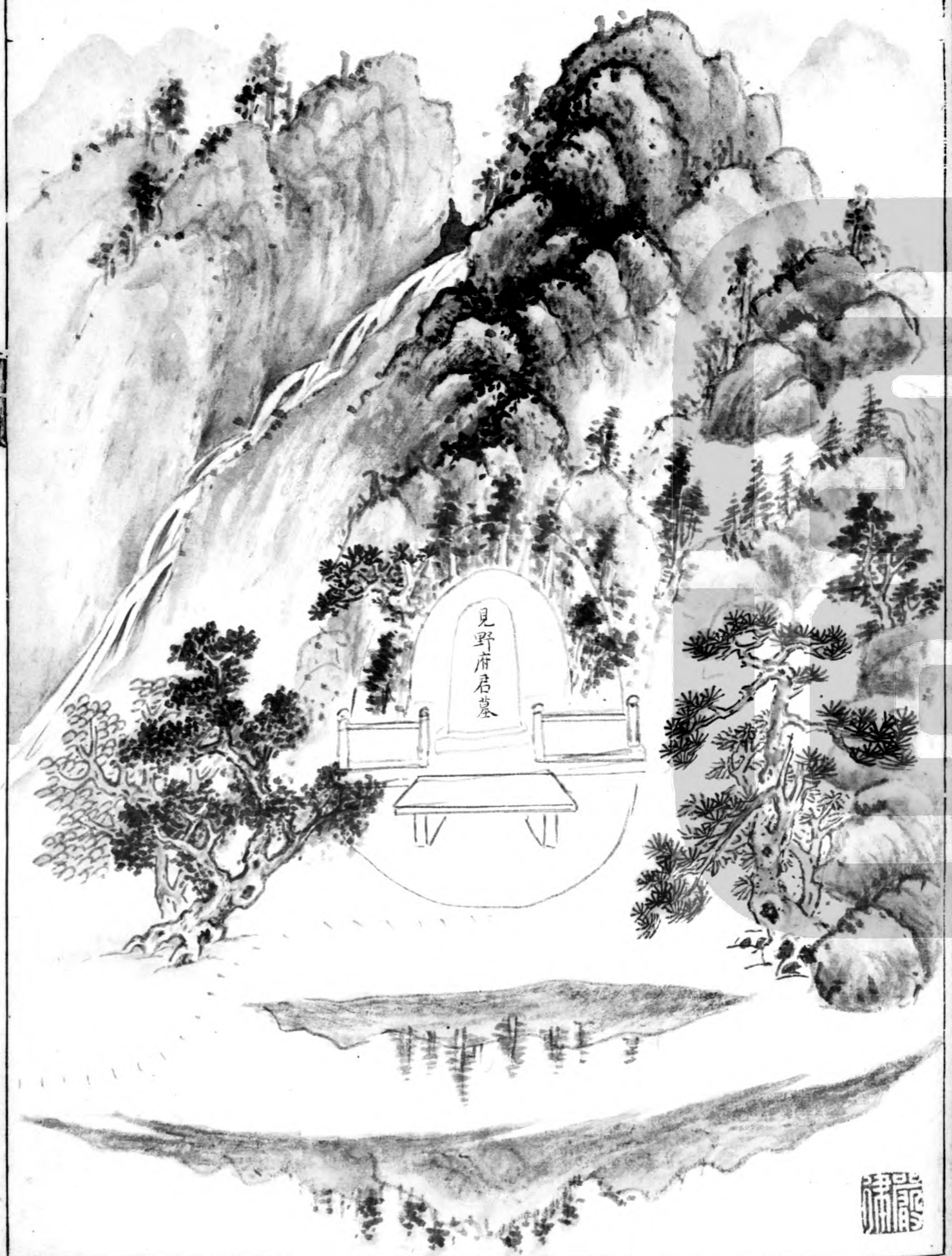


嚴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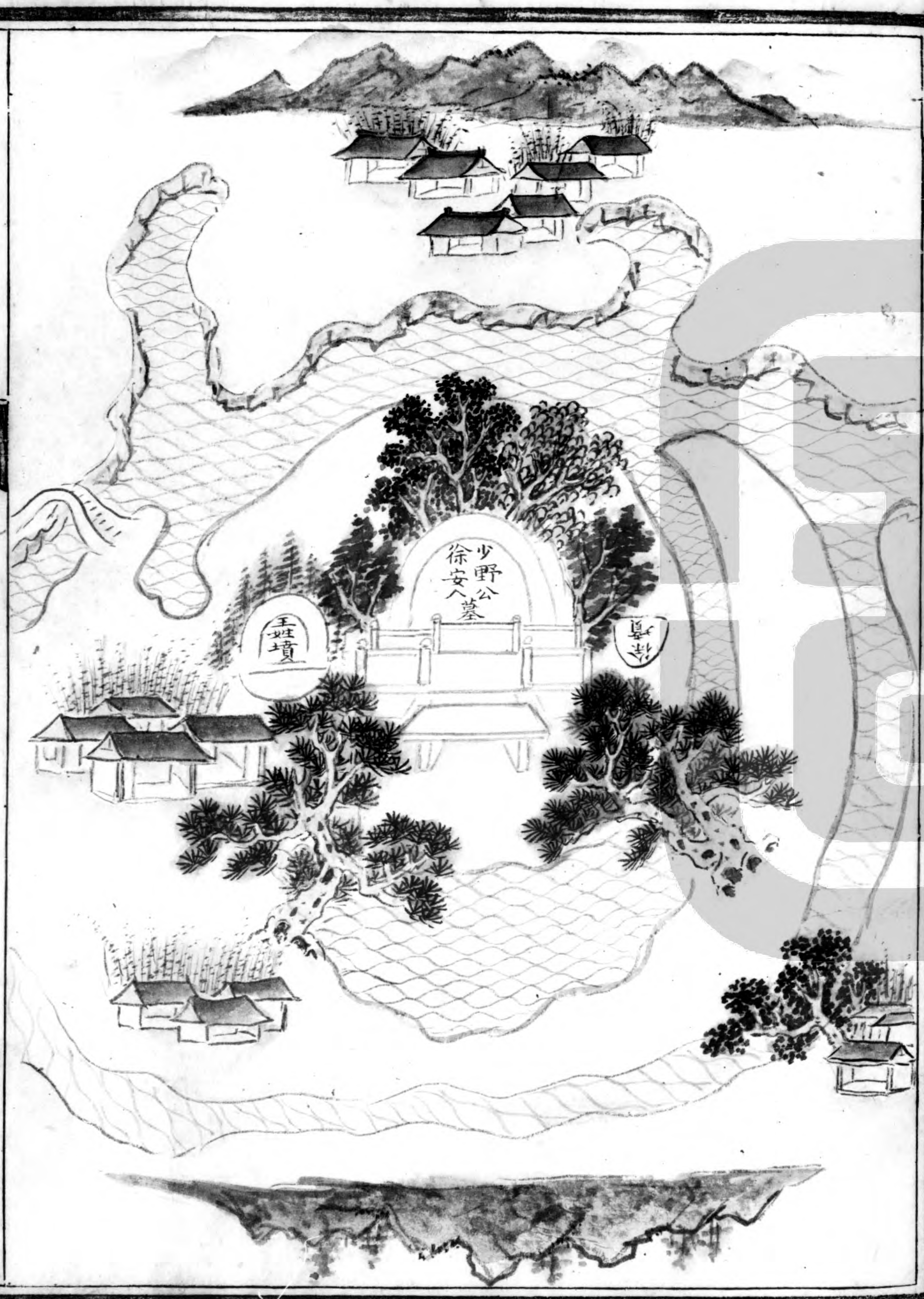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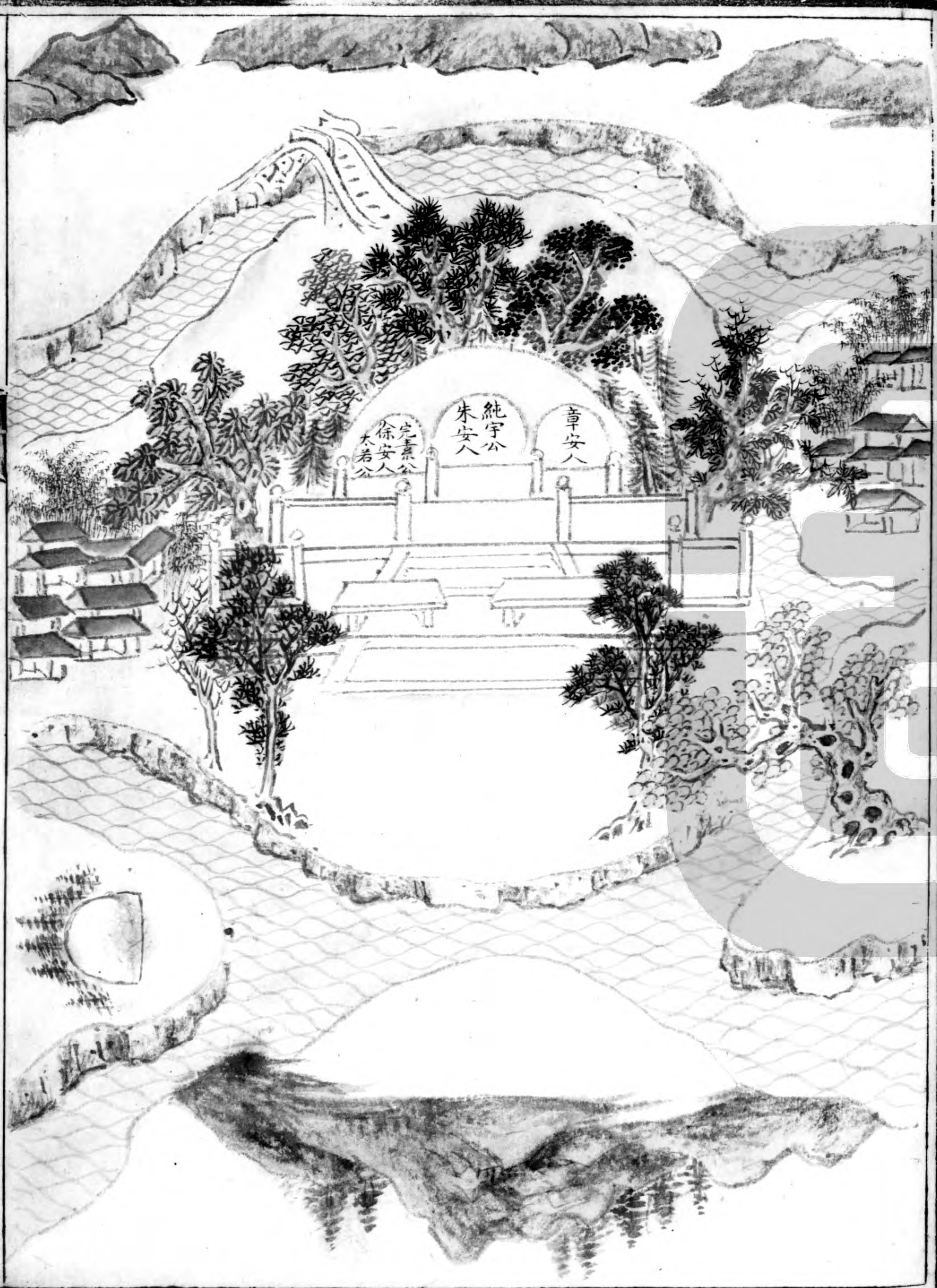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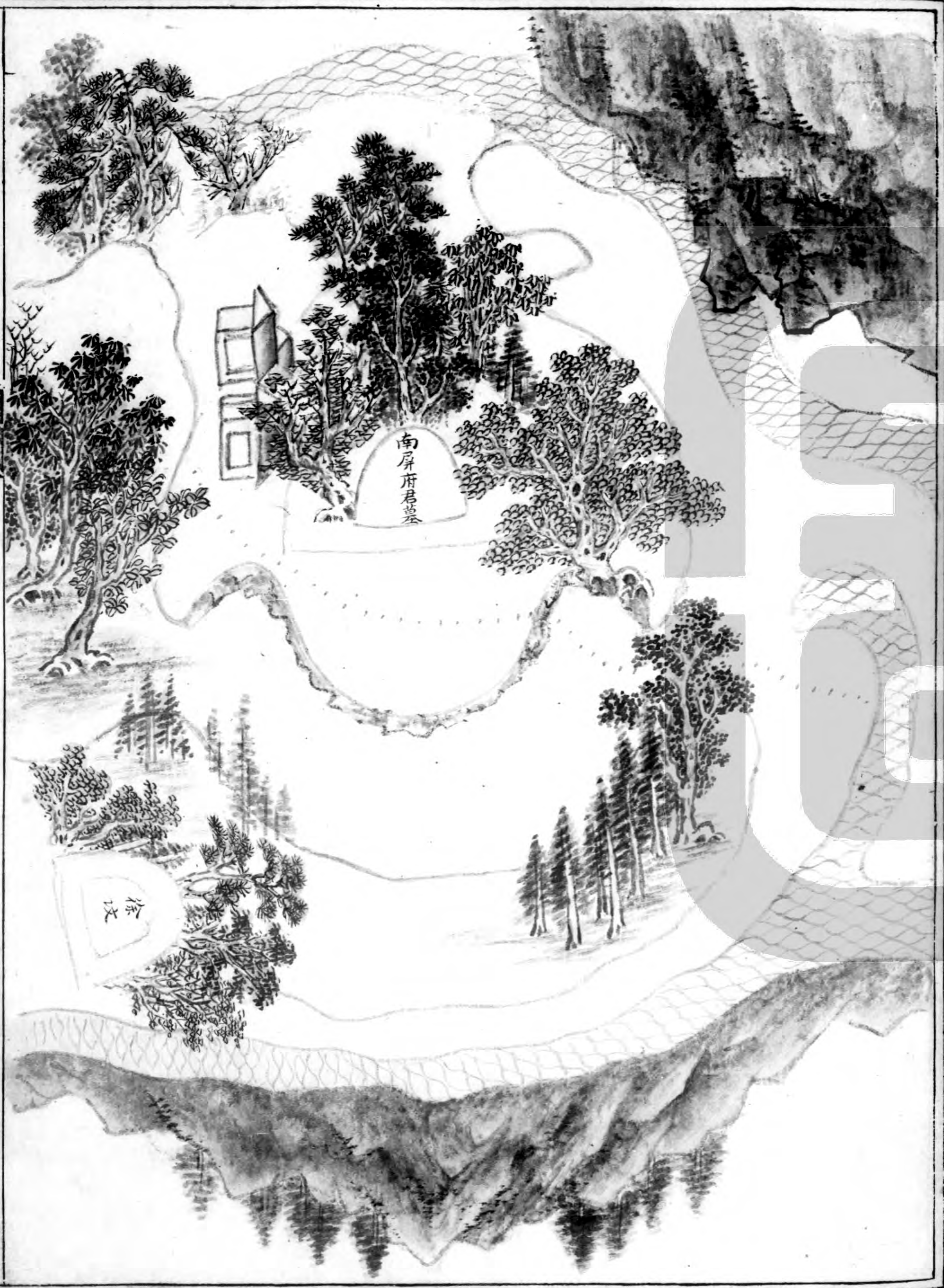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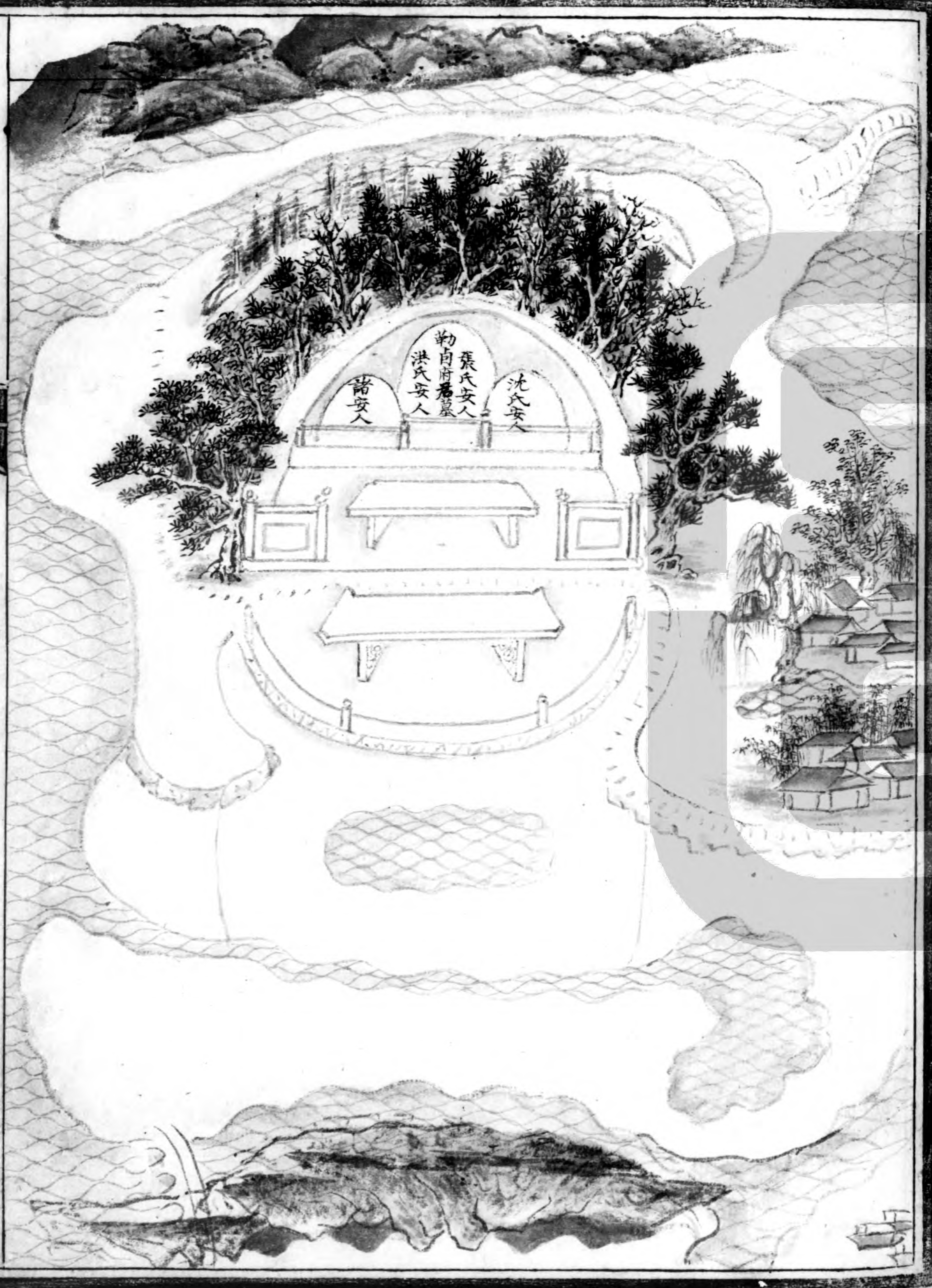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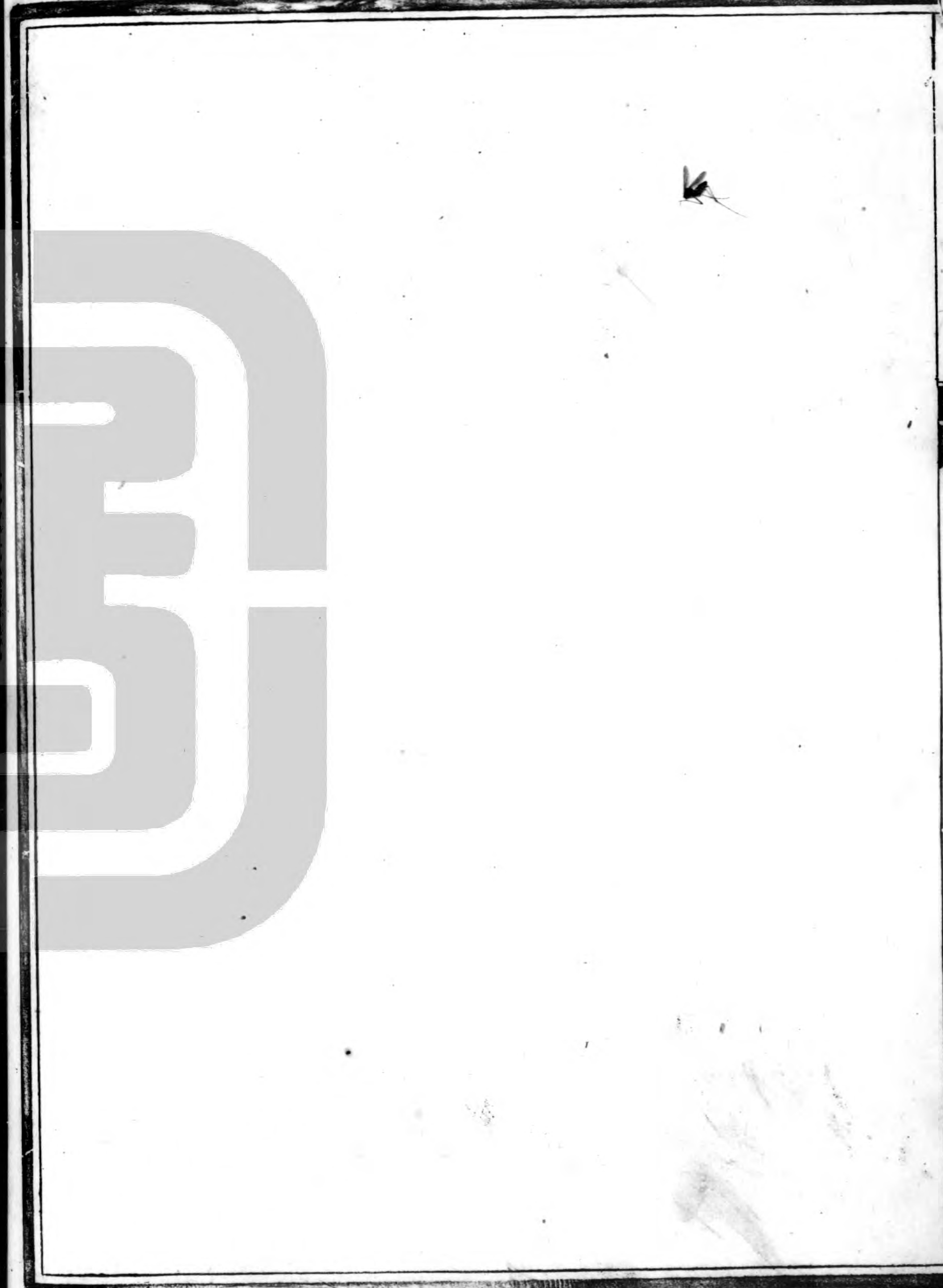
龍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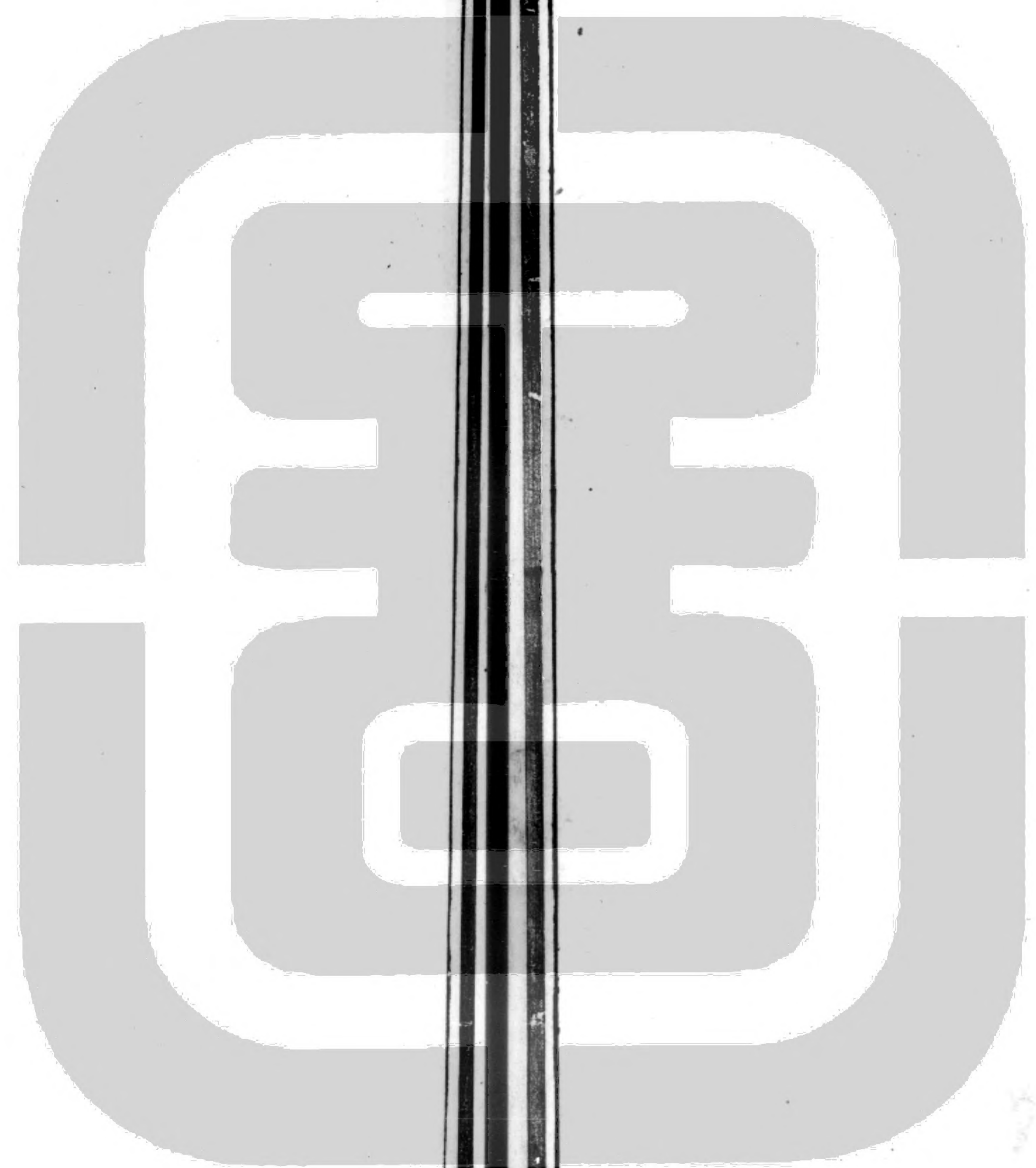












以下白页



